

苔痕深处的文脉

□ 熊昕

踏入尹子祠的石阶，青苔在石缝间悄然生长，脚下磨损的石板记录着无数先贤往来的足迹。门额上王蒙先生所题的“尹子祠”三个大字，虽经风雨剥蚀，却依然沉稳庄重，神采不失。

这里是为纪念东汉学者尹珍而建。当年他从贵州步行至此，设馆讲学，教化一方，使南川这片土地首次响起了琅琅书声。

站在祠内的庭院中，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——那是一种文化的呼唤，穿越近两千年的时光，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。

在尹子祠的古建筑前，我的脚步不由得放慢、放轻。石阶上的青苔，在雨后泛着幽幽的绿意，像是时间凝结成的绒毯。脚下的石板，早已被无数双脚磨去了棱角，光滑的表面映着淡淡天光。我试着辨认那些深浅不一的磨损痕迹：哪一道，属于百年前赶考的学子？哪一道，又属于抗战时期深夜潜入的地下工作者？

遥想当年，尹珍从贵州步行而来，该是怎样一番情景？那时的南川，尚属蛮荒之地，他踏过莽莽丛林，涉过条条溪涧，只为在此地点亮一盏文明之灯。我仿佛看见，他拂去身上的尘土，在简陋的馆舍内挂起第一幅字画，然后静静等待第一个求学的乡民。当琅琅

书声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响起时，那该是何等动人的时刻。这声音，穿透了近两千年的时光，至今仿佛仍在庭院的每个角落轻轻回荡。

尹子祠始建于1879年，由南川知县黄际飞和举人徐大昌共同倡导修建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座纪念东汉学者的祠堂，本身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它像一个文化的容器，承载着不同时代的记忆与追求。祠堂的建筑并不宏伟，甚至有些朴素，但这恰恰符合尹珍当年设馆讲学的初衷——教化，本就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滋养。

抗战时期，这里曾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。想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一群年轻人借着夜色的掩护，悄悄聚集在此。他们或许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，低声交换着情报，讨论着救国之道。文化的火种，在那个特殊的时刻，化作了革命的星火。墙上那些泛黄的照片里，年轻的面容依然清晰——他们的目光中，既有书生的睿智，更有志士的坚毅。那一封封革命家书，字里行间流淌的，何尝不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理想在新时代的回响？

如今的尹子祠，已辟为文化公园。园内设有南川中华家风馆，三个主题展区如同一条时间的河流：“千秋承继·修齐治平”承载着古代圣贤的智慧，“百年赓续·舍家为国”记录着革命先辈的奉

献，“万家灯火·强国筑梦”展现着当代家庭的追求。这不是简单的陈列，而是一种文明的延续。我看见一位母亲牵着孩子的手，在家风故事展板前驻足良久。孩子仰起脸，指着图片问个不停，母亲俯身轻声解释。这个寻常的场景，或许正是尹珍当年最希望看到的——文明的火炬，就这样在一代代人中传递。

这让我想起重庆境内的其他几座书院。太白岩下的白岩书院，曾有的八株百年丹桂，如今只剩下两株古树依然挺立。但那香气，每年秋天还是会如期而至，如同文化的芬芳，纵然时移世易，总要寻找到绽放的时机。江津聚奎书院大门上的楹联依然清晰：“知国家大事尚可有为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每次读来，都让人心潮澎湃——那是怎样的一种担当与气魄！而涪陵北岩书院，作为程朱理学的发祥地，点易洞内的石桌石凳依然保持原貌，仿佛程颢刚刚搁笔离去，去江边散步了。

这些书院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散落在重庆的山水之间。它们曾经各自发光，却又彼此呼应，共同串联起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。

在尹子祠的庭院里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：东南角有一株古老的黄桷树，树干需三人合抱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它粗壮的枝干间，竟寄生着一株年轻的樟树。两树相依，枝叶交错，宛若母子。当地人，这叫作“树上树”，是祥瑞之兆。

我看着这奇特的景象，忽然觉得，这不正是文化传承最生动的写照吗？古老的树干为新生命提供依托，而新生命的活力，又让古树焕发新的生机。

夕阳西下，我准备离开尹子祠。回头望去，晚霞给古老的建筑镀上一层金辉。几个放学的孩子从祠前经过，笑声清脆如铃。他们或许不知道尹珍是谁，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成长，呼吸着文明的空气，潜移默化中承继着某种精神的血脉。

文化的力量，从来不是喧嚣的。它如苔痕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生长；如石阶，在寂静中承载着来来往往的脚步；如古树，在岁月里静静扩展年轮。尹子祠的存在提醒我们：文明的延续，靠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，而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，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。

走出很远，我还能望见尹子祠的轮廓，在暮色中显得愈发沉静。我知道，明天太阳升起时，又会有新的脚步踏上那些长着青苔的石阶，又会有新的目光凝视那些斑驳的碑刻。而尹子祠，还会继续站在那里，如同它这一千多年来所做的那样——做一个沉默的见证者，一个忠实的守护者，一个永恒的传承者。

雪来了(外一首)

信鸽

当夏天与冬天的距离缩短
温度降下来并非偶然

金佛山下雪了，欢呼声掩盖寒意
从画面里传来，反射出洁白

母亲为孙女裹上了棉袄
一丝白发掉下来
缠绕在扫帚上

那年我捧着的雪
如今化在她的鬓边

躲不过，该来的还是来了
等一等，让雪激情的释放

望向窗外

窗是透明的
无遮挡的地方就是所有

行道树将高楼裹得严严实实
那飞驰而过的车辆，与时间赛跑

山那边喀斯特桌山在呼唤
声音穿透墙面

瞳孔放大，放远
风车转动，触不可及

在追赶落日的余晖中缓缓转动



日照金山

赵志 摄

守护眼里的那束光

□ 夏菊健

教育的舞台上，总有人执着地在作业本上勾勒满页红勾。那些鲜艳的符号，被当成了勾勒完美教育蓝图的线条，每一笔都浸透着对成绩的执拗和对“正确”的执念，仿佛只要红勾够密，就能铺就一条通往“成功”的坦途。

可这规整的画卷里，藏着太多被忽略的角落。有孩子的画纸上，深蓝底色缀着金边星星，弯月带笑，云朵染着粉紫梦幻，每颗星都闪着最初梦想。而执笔者的目光，始终停在作业本的红勾上，未曾瞥见这抹撞进眼底的纯真。还有人视线黏在分数单排名上，像被线牵着在数字迷宫打转。分数成唯一标尺，排名是终极目标，却在追逐中错过温暖的光：那个弯腰扶同学的孩子，眼里的温柔如春日晨光，漫过人心最软处，这份善良本真，却被名次的计较淹没。

课堂上，有人要求孩子把公式定理背得滚瓜烂熟，仿佛那些冰冷生硬的符号，就是打开未来世界的万能钥

匙。可当孩子仰着小脸问“云为何会走”时，却被轻易打断。那稚嫩追问里，藏着对世界最纯粹的好奇，本该如刚发芽的种子般被阳光雨露滋养，却被“无用”的标签压进了泥土。作业本前，孩子被催促着抄写标准答案，那些方方正正的字如枷锁，把本该五彩斑斓的想象，框进了单调的“正确”里。可没人注意到，放学后他悄悄地将同桌歪歪扭扭的课桌摆正，那双专注的手，捧着对生活的质朴秩序感，这是比标准答案更珍贵、更值得称赞的担当。

更令人心疼的是，不少教师的目光只锚定学科成绩，将学生的特长晾在角落。那个曾凭灵气配色拿下校级绘画一等奖的孩子，课间想掏画本捕捉灵感，却被拉去补做数学题；那个能跟着旋律自编舞蹈的孩子，在走廊练动作时，换来的只是“不务正业”的斥责。就连课间十分钟也被悄然蚕食，拖堂讲解，额外作业接踵而至，把孩子本可舒展兴趣、放松身心的短暂时光，牢牢锁进了成绩的框架里。

有孩子攥着沾胶水的自制航模跑来，螺旋桨呼呼转，眼里亮着创造的光，仿佛航模能载他飞天。可迎来的是“先订好数学错题”，冷水浇灭他眼里的火，航天梦如断线风筝飘远。另有孩子搀扶着过马路的蹒跚老人，眼里满是关切，却换来“别为闲事耗精力”的叹息，这叹息如墙，将他的善意挡在角落。

可谁又能真正知晓，那道未解的数学题，不过是他求知路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石子，绊住孩子一时的脚步，却困不住他望向世界的眼眸——他仍会看蚂蚁搬家，好奇它们如何分工协作；仍会数雨后彩虹，想象着彩虹那端是不是住着神仙。那份对未知的好奇从未被困住。那点扣减的分数，也只是他成长画卷上一道浅浅的褶皱，遮不住心底的暖光——帮同学捡橡皮的笑意、给老师画贺卡的认真、对流浪动物的怜悯，这些才是孩子最珍贵的生命底色。

请挪开紧盯排名的视线，瞅瞅孩子笔下的宇宙：有会飞的房子、能说

话的大树、与人类为友的外星人，这用想象织就的世界，比分数更辽阔。请卸下只重成绩的执念，听听孩子助人的笑声：帮老人拎菜的清脆、扶摔倒伙伴的爽朗，这纯粹是比名次更动人的和弦。请归还属于孩子的课间，看看他们十分钟里的模样：画纸上跳跃的色彩、旋律中舞动的身影，这用热爱勾勒的瞬间，是比成绩更鲜活的成长印记。

做点亮星光的火把！用温柔的目光接住孩子的好奇，用耐心的倾听守护孩子的梦想，在他们跌倒时援手，发光时喝彩。别做称量分数的铁秤砣，冰冷刻度称不出孩子心底的温度，量不尽他们的未来可能。让每个孩子按自己的节奏生长，绽放出独有的光芒：爱画画的用色彩涂抹世界，爱机械的用双手搭建梦想，爱助人的用善意温暖人间……

更要让他们眼里永远闪光——那是对世界的好奇、对善良的坚守、对梦想的热忱。那束光，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，也是教育最该守护的珍贵宝藏。

漫游东街

铃兰

绿皮车厢驮着南川站站牌
向左，是褪色的炊烟
向右，是未凉的茶汤
青石板蜿蜒成时光的履带
碾过水磨石地板的颗粒感
半截绿墙倚着老式台灯
光漫过搪瓷盆的纹路
黑白电视的雪花里
飘出《射雕》的预告
缝纫机还在缝旧时光
针脚串起粮票与竹篾的清香
电影院的海报卷着风
迪斯科的节拍藏进墙缝
解放食堂的蒸笼冒着热气
街坊的龙门阵漫过窗棂
搪瓷缸一碰
惊醒了玻璃柜里的粮票
灯笼摇晃，照亮
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
每一件旧物都是站牌
标注着思念的坐标
风掠过绿皮车厢
无数个家庭的故事
在东街的暮色里轻轻发芽